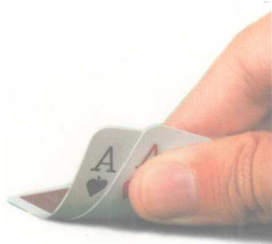


阿梅 著



爱情与家仇的重重困扰，一亿美元
的疯狂挑战，使他频频陷入绝境。
一个天才牌手的历险记，一段九死
一生的坎坷心路。

DOWN CARDS

底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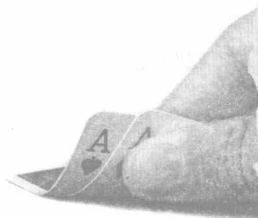
鹭江出版社

底牌

DOWN CARDS

II

阿梅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底牌Ⅱ/阿梅 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80671 - 458 - 4

I. 底…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9363 号

底牌Ⅱ

阿 梅 著

责任编辑 / 许冠甦

特约编辑 / 王业云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 - 5046666 0591 - 87539330 010 - 62376499

印 刷 / 北京富生印刷厂

规 格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4.75

字 数 / 412 千字

印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671 - 458 - 4/1 · 223

定 价 / 36.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人生就像一局牌

知道阿梅创作了一部以德州扑克为题材的小说时，我一度很担心会有容易被误读的成分——那些在股市热潮中兴起的“创富神话”，不知道刺激了多少人的神经，使他们失去了理性。

在读完这部小说后，说实在话，我松了口气，同时为阿梅对德州扑克的深刻解读而由衷赞赏，她说：“归根到底，所有的扑克游戏，玩的都不是牌，而是人心。”

是的，《底牌》所写的，不仅仅是扑克游戏，更是人心，或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一种大起大落的人生。“五分钟，只要五分钟的时间，一把牌就可以造就一个新的千万富翁，或者让一个五分钟前的千万富翁破产。”

或起，或落，这种不确定性是每一位牌手都不得不时刻面对的，也是许多牌手所恐惧的。“德州扑克最大的魅力所在就是，用任何两张牌都可以赢。”但同时，又“没有哪手底牌是无法击败的”。

何止牌手，我们不也一样吗？不确定性，起落，实际上是人生的常态。谁的一生不是起起又落落呢？这正是阿梅在小说中反复叮嘱的：“这就是扑克，这就是生活。”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应该怎么办？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玩好人生的每一张牌？

看看小说中的巨鲨王们是怎么做的吧。这应该是作者实际玩牌的经验，或许也是她对生活的体会：“是的，这就是德州扑克！只要你坐进这张牌桌，那么，直到离开之前，你都必须一直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一直紧绷自己的神经，一直绞尽脑汁

地思考!”

德州扑克被认为是以技巧、运气和心理素质相抗衡的综合性游戏。尽管在德州扑克比赛中，一些老牌的优秀牌手被初出茅庐的普通新手意外斩落马下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从长期的成绩来看，优秀牌手有着远远高于普通牌手的胜率。这就足以说明，“运气”已经无法完全概括德州扑克的含义，而优秀牌手明显的技术优势也阐释了德州扑克的竞技性。

“每一位优秀的牌手，都要经过心的历练，就像精钢必定要经受熊熊的炉火——当其他物质化为灰烬的时候，它却成就了出类拔萃的品质。”初识阿梅时，她赋予德州扑克牌手的这种内蕴，就深深打动了。阿梅大概就是以此自勉的吧。

我想，恐怕不只是德州扑克的牌手，世间一切的成功者，无不如此。这又正如《底牌》所言：“任何一个成功的人，都是没有侥幸可言的。”

当今的世界扑克大赛奖金额丰厚，2008年的世界扑克系列赛总奖金超过一亿八千万美元。与《底牌》小说描写的类似，多数顶级的职业牌手（世称“巨鲨王”）被媒体追捧，为无数年轻人津津乐道，甚至成为偶像。他们出入豪华场所，过着奢华光鲜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看似简单、有趣、刺激的游戏和比赛“轻而易举”得到的。

事实上，这种风光无限的印象是对职业牌手的误读。真正的职业牌手，在他们光鲜生活的背后，常常有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与《底牌》揭示的一些职业牌手的历练过程相比，实际生活中的牌手所经历的坎坷有过之而无不及。被反复打入谷底，再凭着超人的毅力重新站起来，这对于职业牌手而言，是必须拥有的素质，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在低落时期，可以忍耐寂寞，抵制诱惑，保持一颗平静的心，这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正如小说所言：“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值得自己得意忘形，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自己一蹶不振。”

德州扑克起源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有上百年的历史。

目前在美国，德州扑克被列为竞技运动的一种，并在ESPN体育节目中大放异彩，收视率超过NFL（美式足球联盟）、MLB（美国职业棒球联盟）、NHL（全美曲棍球联合会）的赛事而雄踞榜首。

如今，从参加比赛的选手来看，他们来自近百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这表明，这项游戏已经不再是美国人独有，而是一项世界流行的游戏了。据扑克研究机构的

数据，目前德州扑克在全球的玩家数量接近5亿人。

与阿梅相识，还是得缘于“巴巴吧扑克”平台。这一德州扑克专业平台在中国最初亮相的时候，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种扑克游戏的玩法，也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一全球最火热的扑克赛事。阿梅是先知先行者，出于同样对德州扑克的爱好，我们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阿梅对德州扑克的热爱，表现在新婚夜仍流连在“巴巴吧扑克”平台上，也同样表现在《底牌》小说的创作上。

我曾经困惑过，阿梅为什么对德州扑克如此着迷？看《底牌》时，当读到她对这项游戏作出的如下论断时，我似乎明白了几分：“归根结底，德州扑克的玩法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出来：河牌出现前，是技巧；而河牌，是运气。或者，让我们更精简一点吧，两个字——天意！”

是的，或许一切都是天意。

在我看来，德州扑克与金融投资之间有很多相似性，例如：两者的成功，无疑的，多少都有些运气的成分。而就其技巧性来说，两者都不以单次成败论英雄；着眼于长期盈利；注重自律；讲究选择适合自己的游戏（投资）类型等。而《底牌》还说：“德州扑克，是一项高强度的竞技运动，紧张、激动、焦躁不安……这种种的负面情绪，对一个牌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金融投资也是如此，这则是两者最大的相似性——都是对人心的历练。

我这里就借花献佛，把一位金融投资大师对华尔街投资人的忠告，献给所有阅读《底牌》的朋友们：“你们迷失在物欲的海洋中，贪婪、恐惧、躁动、骄傲占据了你们的心灵，你们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就你们的弱点而言，你们应该向那些德州扑克的巨鲨王学习，他们身上闪耀着你们所缺失的品格的光辉！”

巴巴吧扑克执行总经理 涂海

2008年9月23日

目 录

第四十五章	恋恋风尘	001
第四十六章	流水行云	013
第四十七章	我肯我等我害怕	025
第四十八章	夜机	037
第四十九章	玩味	045
第五十章	不住怨妇街	053
第五十一章	鲜花满月楼	065
第五十二章	缘了就是完	077
第五十三章	明天已是下世纪	086
第五十四章	为情为爱	098
第五十五章	披星独行	112
第五十六章	地球与月球的故事	123
第五十七章	相恋 300 小时	127
第五十八章	夜半歌声	138
第五十九章	碎花	150
第六十章	你留低的信	161
第六十一章	今天的爱人是誰	165
第六十二章	七分爱情三分骗	173
第六十三章	归来吧	185
第六十四章	秋色	196
第六十五章	销魂夜	201

第六十六章	二人时间	212
第六十七章	山手线	224
第六十八章	想算命	228
第六十九章	书一度掌故	237
第七十章	神秘的游戏	245
第七十一章	等人	253
第七十二章	永远爱你的人	264
第七十三章	无聊的警告	272
第七十四章	变变变	283
第七十五章	梦	294
第七十六章	监视眼睛	298
第七十七章	握手	309
第七十八章	玻璃窗的爱	321
第七十九章	花店	325
第八十章	这一天	333
第八十一章	情愿荒废	345
第八十二章	时间瓶	353
第八十三章	男人的答案	361
第八十四章	反叛	369
第八十五章	天意	383

第四十五章 恋恋风尘

晚上七点整，阿湖挽住我的手臂，和我并肩走进了比拉吉奥餐厅。

这是全拉斯维加斯最好也最昂贵的自助餐厅。飞机上免费赠送的《拉斯维加斯旅游指南》里，就专门有一张彩页，是介绍这个餐厅的，而我只记住了彩页里的一句——每人二千二百六十八美元，酒水另算。

走进六楼旋转餐厅后的第一眼，我就看到了托德·布朗森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坐在最显眼的那张餐桌边。其他的那些巨鲨王也都到齐了——古斯·汉森、萨米·法尔哈、詹妮弗·哈曼、金杰米。和我一样，他们也都带上了自己的另一半。

一路上，我都在习惯性地计算。不算酒水的话，光这顿饭，就要让那个大胖子破费将近三万美元。而当我坐进餐桌后，站在一旁的侍应生就在托德的示意下，打开了两瓶看上去有些年头的红酒。

每个人面前的杯子里都倒上了这玛瑙色的红酒之后，在托德夫人的提议下，大家站了起来，酒杯碰到一起，发出清脆的玻璃撞击声。

“干杯。”

“干杯。”

不得不承认，这家餐厅的消费，确实是物有所值。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姨父和姨母也偶尔带我去一些高档酒楼、餐厅吃饭，比起许许多多的同龄人，我算得上是

见过世面的了。可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就像个乡巴佬一样无知，而坐在我身旁的阿湖，就更不用说了。

窗外的音乐喷泉、五彩霓虹，映衬着这美轮美奂、有如天上宫阙般的餐厅。侍应生端上餐桌的，大都是些我从未见过的菜式，这些菜都各具特色，味道也都令人回味无穷。而少数几个我吃过的，像是鲍鱼、鱼翅这样的菜，和素以这些菜式闻名的香港帝豪大酒店相比，比拉吉奥餐厅做得也是毫不逊色。可绝大多数时候，大家都只是稍微动一动刀叉，整盘菜就又被端下去，换上另一盘甚至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更令人大快朵颐的菜式……

“这就是巨鲨王们真实的生活……”在这一片纸醉金迷间，我听到阿湖轻声感叹道。

“是的，没错。”我点点头，同样轻声地对她说，“可是，这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面，而另一面——”

我的目光从餐桌上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然后淡淡地说：“詹妮弗，五年；金杰米，七年；托德·布朗森，八年……”

“你说的是什么？”阿湖有些奇怪地问我。

“还有道尔·布朗森的六年、章尼·冒斯的三年以及斯杜·恩戈的十年……”我摇着头，对阿湖说，“我说的这些，都是这些巨鲨王在输到破产后，一直沉寂着，直到重返最高赌金牌桌上的时间。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挣扎着站起来的。现在的他们，能够这样享受生活，是因为在输光一切后，却一直都没有放弃，而且幸运地取得了成功。要知道，还有几千几万人，也和他们一样努力过，但却终于没有做到。”

阿湖勉强笑了笑：“阿新，你也输光过，而你——也没有放弃。”

“你说的是那张方块7吗？”我摇了摇头，夹了块不知道什么动物的肉片放进嘴里，“不，当时我已经放弃了，阿湖，如果不是你的出现，我已经放弃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挺过来了——他们都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在破产后重新回到最高赌金的牌桌，而你，只用了一个晚上。阿新，你知道那天晚上，陈大卫和我说了什么吗？他告诉我，你是他一生中所见到的最有天赋的牌手。他还说，你不做职业牌手真是太可惜了，否则的话，他可以预见，当你真正成长起来后，能击败你的，只有两样东西。”

“哦？哪两样？”

“感情，以及——河牌。”

我们都沉默了下来。而这个时候，杯觥交错间，餐桌上的气氛已经变得热烈起来，除了我和阿湖，大家都显得很开心的样子。就算是被淘汰的萨米·法尔哈和这场饭局的冤大头托德·布朗森也是一样。

事实上，如果说这是请客吃饭，倒不如说，这是一种难得的休闲娱乐。这是一个很好的让这些巨鲨王离开牌桌的理由，他们现在可以完完全全放下比赛、牌局、筹码、同花、顺子和那些该死的抽牌几率……他们现在可以轻松地抽着烟，喝着酒，激烈而又无伤大雅地讨论着金手链、堪提拉小姐和她的那场赌局……

我和阿湖则一直只是安静地吃菜，和这个场景显得格格不入。说真的，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更愿意回到马靴酒店，去喝阿湖给我煲的汤。

可是，金杰米突然问我：“对了，阿新，师父让我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和讨人嫌开始牌局？”

“我还没有想好——可能会在八月中旬吧。”

金杰米摇了摇头：“那太晚了。”

詹妮弗·哈曼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她转过头来，微笑着对我说：“没错，那太晚了。小男孩，我的建议是，既然决定应战，那战斗开始的时间越早越好。最好在WSOP刚结束的那一天，和堪提拉小姐的那个牌局一块开始。”

我没有说话，阿湖则有些奇怪地问：“为什么？”

“这只是个一百万美元的小赌局。”古斯·汉森说话的时候，永远都是那样不给人留一丝情面，“如果不趁着现在大家还记得这场牌局就开始，也许在牌局结束后，你也只能从《赌城日报》的中缝里，去寻找自己胜利的消息了。”

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这个话题上，他们开始七嘴八舌地争论，我和阿湖根本没有插嘴的机会。

“铁面，你怎么就知道小男孩一定会赢？”

“谁规定他不能赢的？”

“是啊，没准他起手 27 全下，讨人嫌拿 AA 傻乎乎地跟注，然后翻牌就出了 777 呢？”

“哈，烟头，HSP 下半季，我等着你用 27 全下我的 AA，你放心，我一定傻乎乎地跟注。”



“死胖子，你扯太远了，我还是觉得，小男孩再过五年，可能会轻松击败讨人嫌，但现在——很难。”

“是啊，不过这不重要。要是输了的话，什么时候开始牌局都一样，可要是赢了，区别可就很大了——这可是小男孩在拉斯维加斯一战成名的最好时机。”

“嗯，其实单挑对战这种事，谁又说得准呢？”

“那倒是。”

是的，德州扑克里的单挑对决，和 MTT、SNG、现金桌这些玩法比起来，完全就是另一种游戏。

它更注重运气，也需要牌手比平常更加勇敢和敏锐。

是的，没错。基本上，在翻牌前，不管拿到什么牌，你都要勇敢地进入彩池，看看前三张牌。就算这三张牌完全错过了你的底牌，你也未必没有赢的机会，因为对手的底牌，可能会比你更差，或者，被你吓退！

而与之对应的，是每一个筹码都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双倍的出入，你损失一个筹码，那你的对手就必然增加一个筹码。因此，大量疯狂的偷鸡行动，充斥在单挑对战里，你必须敏锐地判断出对方的底牌，再做出最明智的决定。

而就算这一切你都做到了，你还得默默祈祷运气站在你这一边——

1997 年的 WSOP 无限注德州扑克比赛金手链获得者斯杜·恩戈，在比赛截止当天，好不容易才借足一千美元，参加了一场十个人的卫星赛。在只剩下最后两个人的时候，两人筹码一模一样，和单挑对战没什么两样。最后一把牌，他敏锐地判断出对方的底牌，AQ 跟注对方的 Q7 全下，眼看就要拿到 WSOP 的入场券了，但河牌的那张方块 7，却完完全全地击败了他！要不是另一个牌手比利看他可怜，在比赛截止前二十分钟，给他投资一万美元报名，他根本就没办法参加当年的 WSOP 比赛！就更不用说金手链了！

好吧，这些都是牌桌上才要考虑的事情，而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

除了刚开始学玩牌时和龙光坤的那次牌局，我从来没有过单挑对决的经验！

“这好办，我可以给你当陪练。”阿湖对我如是说。

在马靴酒店的房间里，我和她在桌前对坐，洗牌、切牌、发牌……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扔掉了扑克牌，坐在沙发上大眼瞪小眼——我和阿湖实在是太熟了，熟到任何一个人只要稍微转一下眼珠，对方就可以判断出他（她）的底牌是什么。

沉默了一会之后，阿湖说：“嗯，阿新，还有一个办法，你愿意试试么？”

拉斯维加斯不是天堂，但拉斯维加斯一定是距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和第一纪念中学一样，在这里——

只有你出不起的价，没有他们办不成的事。

很快，一台崭新的电脑被搬进了房间，十分钟后，负责安装的技工告诉我们，这台电脑已经可以上网了。

我看着阿湖坐在这电脑前，娴熟无比地下载软件，安装、打开……输入一连串的账号和密码后，她点进了一个写着“\$ 0.1/0.2 Head On（盲注0.1/0.2美元，单挑对战）”字样的牌室。

液晶显示屏上，出现了一张墨绿色的牌桌，牌桌的两侧，分别摆放着一张红色的椅子。阿湖在左边那张椅子上双击鼠标，一个红衣黑发美女，就坐了进去。

然后她点开“好友列表”，上面密密麻麻的一排名字，不下一百个的样子。阿湖解释道：“这些都是好手，平常我们很少同桌玩牌，但偶尔也会相互间切磋一下。”

在我点点头表示了解之后，她对其中一个据说是“最好的好手”发出了对局邀请，幸运的是，那个人在线，也接受了邀请。我看到，右边那张椅子上，也坐进了一个白衫金发女子。

阿湖站起身，把我推进电脑前的椅子。她指着那个下面写着“A Wall（阿墙）——\$ 100”的红衣黑发美女说：“现在，这就是你。”

“嗯。”我看着屏幕上开始进行的十秒倒计时，应了一声。

阿湖轻移鼠标，点击了一个“一方筹码输完后，才能离开牌桌”的设置，再点击“发送设置”，很快的，屏幕上显示出一行字——

“对方接受了您的设置”。

阿湖把鼠标推到我的手边：“阿新，想象一下，现在你对面坐着的，就是菲尔·海尔姆斯。你们初始都有一百万美元的筹码，盲注是1000/2000美元，直到一方输完为止。”

我又应了一声“嗯”。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牌桌下方的聊天框里，出现一行字：“劳薇塔说：一年多没见面了，想不到今天能见到您。”

阿湖在键盘上快速敲击着，不到一分钟，那行字的下方，就多出了另一行字：

“阿墙说：一年前，也很难见到您几次。我也没想到，今天您会在线。”

十秒倒计时结束，发牌员给我们各自发下两张底牌，牌局正式开始了。

开头的几把牌，是用来熟悉对手风格的。我和劳薇塔一边聊天，一边谨慎地玩牌，一直都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阿湖倒了两杯冰水放在桌上，又搬了把椅子坐在我的身旁，帮我尽快地熟悉这个网上牌室。

“网上玩牌就是这样，赌金最大和最小的房间，玩的人是最认真的。”她说。

我奇怪地问道：“赌金最大的房间，因为怕输大钱而谨慎玩牌，我可以理解，可是，赌金最小的房间——为什么？”

“因为玩最小赌金房间的，大部分都是穷人，他们会很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哪怕只有二十美分的加注。而赌金越大的房间，有钱人就越多，他们只是想来寻找玩牌的乐趣，赢钱倒是其次。所以，我通常都是在盲注 3/6 美元的牌室里捕鱼。”

“哦，那你赢了多少？”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阿湖的脸上充满了自豪：“在我二十一岁之前，有整整两年，家里的一切开支都是从网上赢到的。”

“网上玩牌可以赢到这么多钱？”我有些不敢置信地问她。

“当然！网上玩牌很容易赢钱的，因为这其中充斥着大量有钱而且有闲心的鱼儿。他们整日游荡在网上，有的甚至可以一天连续战斗二十四个小时。缺乏技巧、疲劳、气急败坏、扳本的急切心情……都可以让他们输掉很多很多。我要做的，只是把这些钱拿过来而已，这是份很轻松的工作，不是么？”

“你奔放的风格——也是在网上玩牌时形成的吧？”我问。

“嗯。阿新，你要知道，在网上玩牌，手紧的人很容易赢钱，但却很难赢到大钱。如果是你的话，那我可以确保，每两个小时，你绝对能赢一个一百美元左右的大彩池。可是，六个小时后，你就必须休息了，那样的话，一天也就三百美元，一个月才七万港元左右，还不够我母亲做两次透析。”

“可是，网上牌室很难判断出对手的底牌。对一个奔放流牌手而言，这是最大的制约，不是么？阿湖，你又是怎样做到一直都赢钱的？”

“我的方法很简单，说穿了就一文不值——根本不用去判断对方的底牌！只要在我确定自己已经拿到最大牌的时候，我就全下所有筹码。在现实中，这是让大家弃牌的好办法，可在网上牌室，总是会有人跟注，有时候还不止一个。”

“我想道尔·布朗森说的一定就是你这种人——”我哈哈大笑起来。笑完后，我想了想，决定还是把那位老人的话复述出来，“他们玩得比古斯·汉森还要奔放，但这却是种茫然无知的奔放！”

“茫然无知的奔放……”阿湖淡淡一笑，接着自嘲地说，“是啊，他说得一点也没错。就是因为在网上玩了太长时间的牌，所以，刚开始去葡京赌场的时候，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熟悉了现实中的玩法。在这期间，我被人清台了几次，最后的那一次，我对自己已经完全失望了。可是，就在那时，你出现了，手里拿着一张船票……”

我们都沉默下来。我想把注意力转移到屏幕上的牌局里，但却一直忍不住回忆起，当我输光一切，麻木而茫然地走在大街上时，阿湖突然在背后用双手抓住我肩头的场景……

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可我依然没有办法判断出对手的风格。

这半个小时里，我和劳薇塔一直在聊天框里说话，但我已经不再认为，自己还能用聊天这种方式，判断出她的底牌——网上聊天提供的虚假信息，比起现实中的交谈，总是要多得多，你根本没办法知道，她的哪一句话是真，哪一句话是假！

而且，和现实中玩牌不一样的是，在网上玩牌，你没办法看到对手的表情。你不知道，当对手加注的时候，脸上到底是稳操胜券的笑容，还是一种掩盖不住的战战兢兢。你也不知道，当对手等到最后两秒才决定跟注的时候，他到底是真的需要思考，还是只是网络繁忙而造成的延时！

可以说，除了叫注，你根本没有其他任何途径，判断出对方的底牌！

但这也正是我所需要的训练！菲尔·海尔姆斯可以轻易看穿我，可我和阿湖，甚至还有那些巨鲨王都清楚，我——至少是现在的我，却完全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不过，《哈灵顿在牌桌上》也说过，在牌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眨眼，可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叫注！（解释一下眨眼这个词——江湖传闻，2003年WSOP无限注德州扑克比赛，进入到决赛桌里最后两人对战的时候，巨鲨王萨米·法尔哈筹码领先，但是，网络牌手克里斯·芒里迈克通过观察法尔哈眨眼的频率，判断出他底牌的大小，从而反败为胜，而萨米·法尔哈也从此与金手链一直无缘。）

是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叫注，菲尔·海尔姆斯也绝不例外！而这，也是我唯一可能看穿他的地方！还有，他在叫注的时候，也并非全无破绽！至少，在我的牌例

总结里，就白纸黑字地写下了，当他拿到大牌时候的反应——

他会下意识地沉默，还会一反常态地让牌，让我免费看到下一张。

“还有，当他拍着桌子，气势汹汹宣布提前让牌的时候，他的手里，通常是一张 A 带着不同花色的小牌，3 到 7 之间。”阿湖轻声地提醒我。

我点点头，记下了这一点，再次把注意力转回屏幕。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我和那位白衫金发女人的筹码依然不相上下。而我已经开始怀疑，在另一台电脑前，坐着的是某位成名已久的巨鲨王了。

我敢肯定，自己一直在不断变换着下注或者加注的数量，可这似乎对她一点用处也没有——大多数时候，劳薇塔总是能判明我的底牌，并且计算出自己取胜的概率。她的计算更是有如电脑般精准。在彩池比例不适合她的时候，她总是干脆利落地选择弃牌，而在她的牌领先于我的时候，哪怕这种优势只有 51% 对 49%，她也会凶狠地不断加注、再加注。

“你上哪找来的这么一个对手？”我忍不住问阿湖。

阿湖笑了起来：“怎么样？她很不错吧？”

“她确实是个好手……”我端起冰水喝了一口，又点上了一支烟，吐出第一口烟雾后，我说，“我甚至觉得，就算她要横扫这个网上牌室，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嗯，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阿湖说。接着她仰起了脸，像是在回忆着什么一样，“我是两年前认识她的。那个时候，她是扑克之星网站里，大家公认‘最好的好手’；我当时也赢了不少，有些——有些年轻气盛吧……”

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她：“你那不叫年轻气盛，应该说是——习惯性的挑战极限。”

“呃，反正都差不多吧。”阿湖有些羞赧地低下头去，但很快她就恢复了正常，“总之，趁着有一次她在线，我就试着向她发起挑战。结果五局单挑对战下来，我连续五局完败。当时我整个人都蒙了……不过后来她说，很欣赏我玩牌的风格，愿意和我交个朋友，接着我们又聊过几次天，于是，就这么混熟了。”

看着液晶屏上劳薇塔的加注，我知道这把牌自己又输了。我摇了摇头，点下“弃牌”按钮。然后我转过头对阿湖说：“如果她不是一位巨鲨王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个世界，果然到处都藏龙卧虎。”

“她不是巨鲨王，也不是网络上的职业牌手。”

我有些奇怪，忍不住扭头问她：“你怎么知道的？”

“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猜测劳薇塔的真实身份。你知道，经常泡在网上的人都是很闲的。大约一年前，有人在扑克之星的论坛里发过帖子，帖子里说，根据他半年的追踪调查，劳薇塔上线的时间很不规律，有时一个月见不到人，有时又连续在线一个星期，而且，WSOP和HSP的进行期间，她也出现过好几次，这就排除了她是巨鲨王的可能。而且，她只玩盲注0.1/0.2美元的单挑对战，这是不可能赢到钱的，有这个时间上街捡垃圾也比这挣得多，所以，也不可能是网络上的职业牌手。于是，最合理的推断就是：劳薇塔只是一个以玩牌为乐的人。”

“并非职业牌手，而只是一个以玩牌为乐的人。”我忍不住重复了一遍阿湖的话，然后长叹一声，“这正是我一直在追求的目标。”

当我说完这句话后，一阵敲门声突然响起。阿湖站起身，去开了门。我听到阿莲柔柔的声音传了进来，她叫了一声“芳姐”。

阿湖却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回来了？”

“嗯，芳姐和邓同学还没有休息吗？”

“还早。”

阿湖冷冷地说出了这两个字，然后她走了过来，把椅子挪到离我更近的地方坐下，开始沉默不语。她的眼睛一直盯住屏幕，就像那里有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

阿莲走到我的身后，她有些惊讶地问我：“邓同学在网上也玩牌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阿湖就又冷冷地应了一声：“嗯。”

可能是感觉到了阿湖的不友好，阿莲没敢再说什么，走进了里间，但没过多久，她也默不作声地搬来一张椅子，坐在我的另一边。

大家都没有再说话。房间里，除了偶尔响起的鼠标点击和敲打键盘的声音，显得寂静无比。

两个女孩子不同的香水味，一左一右向我袭来，而阿湖更是坐得离我非常近，我的脖子甚至可以感觉到她温暖而潮湿的呼气。虽然我一直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正人君子，但这个时候，也忍不住开始有些心猿意马。

我的嘴唇上，仿似还留有阿湖亲吻的余香；我的手指间，像是重又感受到阿莲腰肢的柔软——可以想见，在这种时候，我怎么还可能玩得好牌！

我被劳薇塔打得节节败退！好在，对于每人初始的一百美元筹码来说，